



# 學業、事業和作業

年輕人眼中，大學聯招結果是教育軍備競賽「進入直路」的一刻，是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。

「無論好醜都要有個 offer！」難道大學的意義就是如此？

「讀『神科』邊個唔想？但係如果連 offer 都有，條路點行落去？」有選擇的人，始終是非常少數；不，應該說，很多人都不自覺地限制了自己的選擇。其實路是人行出來的；走眾人都選擇的路，也不代表可以到達終點。

廿幾年前，一個夏天的傍晚，我和初戀女朋友，坐在舊紅磡碼頭看日落。「不如去美國讀大學咯。」我無厘頭地爆出一句，想不到她原來也有同樣的想法。

中六那年，我們在聯校活動中認識；之後的暑假，我們便決定高考後到美國讀大學。當時還沒有互聯網，外國升學資訊都要自己去研究。我還記得中大有個 International Center，有許多外國大學的課程資訊，開放給公眾使用。中七開學之後，我們兩人同時要為高考作準備，又要考 TOEFL、SAT 和填寫各大學的申請書。當時，我還有一份兼職；賺到的錢都用來報考大學。

結果，我們被同一間大學取錄。但在我們準備出發到美國的那個星期，我們分手了。

「入到大學，有成個森林，做乜也要為一棵樹而煩心？」當年，有前輩如是說，但我沒有放在心上。廿多年後的我，有時也會幻想假如當日我們選擇留在香港，結局會否不一樣。但我深信，我們最終還是分手收場，而我們之後走的路，也不會有太大的分別。

記得在離開香港的那班航機上，我和兩位都是第一次離家出走的「新鮮人」，東拉西扯地胡扯。不知為何講到物理課學到的概念 (displacement)。有位同學說：「幾

年後，我哋又返到香港，即係有 displacement 啦！」我回應說：「但期間我哋有 work done 喎。」

在佛學概念中，work done，就是業。事業是業，學業都是業；許多人無論事業學業，關心其實是自己的身份；「我要做醫生」、「我要做銀行家」、「我要做特首」，所謂「我的志願」說穿了都是業。

業，本來沒有必然的好壞善惡，一切都是境由心造。但假如你一心想「救人」、「令市場經濟更有效率」、「香港繼續有法治同高效施政」，許多事情可以想做就去做，想貢獻亦不論自己是什麼身份，更是「功成不必我在」，這就是佛教語境中的「布施」。

人生的抉擇，不在於「工作和生活」的取捨，而是對「作業和布施」的覺悟。話說回頭，我沒有後悔當年到外國升學的決定。畢竟，世界很大，香港也只是地球的一個點。

雖然我堅信除了「讀大學然後找份好工作」，人生事業還有許多門路，但假如今天的莘莘學子仍然想再經歷大學生活，我會鼓勵他們認真考慮往外國闖。再講，董建華的港版「文憑量化寬鬆」，也終於爆煲；今年副學士或高級文憑課程學額，供應共 30,065 個，超額一倍；當中約四成是政府資助，其餘則屬自資課程。

有教育機構看準市場需求，例如 ARCH Education 便開辦了英國倫敦大學的國際基礎課程 (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Programme, IFP) 的面授課程，保證完成課程並符合要求的學生，可升讀倫大國際課程開辦的某些學士課程，又或者報考其他 UCAS 學士課程，甚至其他國家的大學。大學，只是 the end of the beginning。畢業後，還是在起點，往後還有漫漫長路；眼光，還是放遠點好。📖



李兆富，筆名利世民，時事評論作家、出版人。